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歇浦潮

第二十七回 漫天佈局瞎子心虛 驀地逢仇冤家路窄

俊人又問伯和，可曉得阿珠住在那裡？伯和說：「好像住在法租界，不十分仔細。」俊人道：「這是她自己說的嗎？」伯和道：「是熙鳳說的。據阿珠自言，又是什麼七馬路。但我在上海半年有餘，從沒聽得這個路名，那時只當她取笑，並沒盤究，到如今竟無從查考了。」俊人搖頭道：「盤究也是沒用。她們既存心浴，未必肯把真實住址告訴你。就是熙鳳所說法界，想必也是花言巧語。這班在堂子中幫傭的婦女，大都不是本地人，在上海未必真有住屋借著。就使有，也不過軋了姘頭，租一間小房子之類，無根無底，傢伙也是租的。朝張暮李。好看些，說他是小房子。不好看些，說他台基亦無不可。我看這件事，只有明兒著了包打聽，到她舊日院中，盤問她以前那班做手，或者有個著落。但她們此時，一定深藏不出，縱使經官動府，行文移提，也恐非一朝一夕就能將她們拿到的。」伯和聽到包打聽，又是什麼經官動府，不覺慌了手脚道：「照你這般說，莫非要把官司給她們吃麼？」俊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伯和搖頭道：「如此我也不必查了，罪罪過過，還是我自己認吃虧了罷。」俊人道：「叔父休得怕事，此事非查不可。妓女浴，最為可惡。因她非但騙客人錢，而且把客人當作瘟生，所以一定要重重辦她。」伯和連連搖手道：「老姪，你也休得如此，我們都是有子孫的，犯不著傷這個陰。就使要查，也可自己到她院中去問，何須驚天動地，要什麼包打聽呢！」俊人見他如此膽小，不覺笑將起來道：「既然叔父存著惻隱之心，小姪何敢擅專，但不知叔父今夜還預備動身嗎？」伯和道：「這個我還沒告訴你，我已將那船票退給買辦，行李發回孟淵旅社，我想待這件事查明白了再走。倘他真個逃了，倒也不妨。只恐她被人暗算，我若不替她查訪，豈不教她冤沉海底了麼？」

俊人聽了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說：「叔父你莫癡罷，現在不比古時，租界亦非內地，決無謀財害命這句話。人家欺了你，你還要替她報仇雪恨不成？此時已有兩點多鐘，叔父白天勞困，請早些回棧安歇。明日午後，小姪一準前來陪你去查問便了。」伯和辭了俊人，回到棧中，休想定心安睡，翻來覆去，想想俊人的話，很像熙鳳背他逃走。但把她歷來待我的情義看來，卻決不致有逃走之理。若非被人謀害，定是途中遇險。俊人是做官的人，不講情理，動不動就硬派人家犯罪，其實好端端的人，要冤枉他一個罪名，也很容易。當年昏君亂世，不是往往屠戮忠良麼？講到忠臣赤心報國，那裡有什麼罪，然而害他的奸臣，自會製造一個罪名，套在他頭上。像熙鳳明明是受人暗算，或是遇險受傷，俊人偏說她是浴逃走，豈不和古來奸臣陷害忠良，一般無二。幸得我不比那班昏君，心中明白她盡忠報國，只為聽了我的話，親去檢點衣箱，才出這個亂子，都是我害她的，我若不替她報仇雪恨，反聽了俊人的說話，冤枉她，豈不要五雷擊頂嗎！因此深悔適才不該找俊人商議這件事，理該我自己一個人明查暗訪或者問問菩薩，或者測測字，自然不難水落石出。如今被俊人知道，便要著什麼勞什子的包打聽。這班包打聽，好的固然好，歹的我聽說折樹敲竹槓，無所不為，那時豈不害了別人。明兒他到此來時，不如避開了，丟他半邊，仍讓我獨自辦事，有何不可。胡思亂想，一夜沒得好睡。次日天明，起身洗了面，教從人留心物件，自己徑奔大馬路，找那天替他擇日的瞎子莫見光起課。這莫見光雖然是個瞎子，架子也和一班時髦郎中差不多，不管人急病慢病，要緊事沒要緊事，十點鐘之前，死也不肯起身。伯和去的時候，才只七點半鐘，那瞎子的賬席先生說：「早得很咧，我們先生要十點鐘才起來呢。你老人家可有別事，請到別處走一趟再來罷。」

伯和因未用點心，便走到盆盥弄先得樓，吃了一碗羊肉面。看看還只八點鐘，只得見到見光家坐罷。那賬席先生是寧波人，天性喜歡閒談，見伯和呆坐無聊，便和他兜搭道：「你這位老先生，有什麼貴事，清早來請教我們先生？」伯和因熙鳳這樁事，悶在腹中，正沒處告訴，聽他一問，宛如撥動了自鳴鐘內的法條一般，滔滔不絕講將出來，說她怎樣待我好，又是賢慧，又是聽話，只怪我一時不該油蒙了心，讓她輕身冒險，以致她被人謀害，我心中實在對她不住，但願她還沒被人害殺，暫時關禁著，請你們先生算一算，在什麼地方，讓我明查暗訪，查訪出來，夫妻重聚，那就感恩不盡了。賬席聽說歎息道：「近來世界越弄越險了。有班人見財起意，什麼事都幹得出來。我看令姨太太這件事，說不定受人暗算。但在租界上，巡捕房管得很緊，謀殺兩字，倒可不必愁得。一定被人關在空房密室之中，幸得你來請教我們先生，沒請教別人，我們先生起的課最準，雖然不能算出什麼路第幾號門牌，卻能算出方向，指點你一條明路，而且還能夠算算你們命中，有無惡星宿魔障，給你禳解禳解，除去魔障，吉星高照，那時令姨太太，自有貴人相助，脫離災殃，平安無事了。」

正言間，忽見外面來了五六個小孩子，大的十餘歲，小的八九歲，都是衣衫破碎，滿面泥垢，一到裡面，隨地亂滾，有的向桌子底下鑽。伯和見了，十分詫異說：「這班小叫化子，做什麼的？」賬席笑道：「你莫當他們小叫化子，他們都是我們先生的乾濕兒子呢。」伯和不解所謂，說：「你們先生，那有這許多兒子？又分什麼乾濕？」賬席道：「我們先生，共有六位姨太太，所以有這許多兒子。但這班兒子，有些是姨太太拖來的油瓶，有些先生自己生的，豈不是又分出乾濕來了。」伯和吐舌道：「看不出一個瞎子先生，竟有六位姨太太。他們住在一起，倒不爭風吃醋的嗎？」賬席道：「原不住在一起。這班小孩子，每天早晨到這裡來領伙食開銷，先生卻挨次住宿。倘若住在一起，豈不把一個瞎子，擠作扁柿子了麼！」伯和道：「他一個人，頂六個門口，開銷卻也不校你們先生，大約很有錢多著呢！」賬席歎道：「錢固然有些多著，不過上海灘上，要索性大大的多上百十萬，那時才有人拍他馬屁，而且沒人敢惹他。最壞的是不尷不尬，說多不多，說少不少，像我們先生這樣，時常有人出他花樣。一回有個人合他開一月三千洋錢下本的小洋貨店，先生因為數不多，便答應了他，並托他經手。誰知這人存心不善，起初原想生意賺錢，飽飽自己腰包，豈料做了一年有餘，生意並無起色，還蝕了不少本。這人見大事無望，便也顧不得全始全終，就用這片洋貨店的名義，在外四路拖欠，外間都知道這片店，是我們先生開的。講到我們先生，人雖然瞎了眼睛，一萬八千銀子的交易，卻還有人相信，所以被他東挪西欠，連同店本，共計一萬有零，席捲而逃。他雖然跑了，無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一班人都向我們先生要錢。你想我們先生，只預備三千洋錢開店，卻吃了一萬多銀子虧，因此嚇得他不敢再同人合做交易。不料新近又上了一個大當，而且吃的虧，比那回更大。你想上海地方作事，險不險呢！」伯和聽得耳中很熱，見他忽然中止，忙問新近上的又是什麼？當那賬席對自鳴鐘看了一眼，見時候尚早，知見光一時還不能來，自己講得口順了，關攔不住，隨向伯和道：「此事我們先生很瞞著人，我現在告訴了你，你千萬別在他面前提及。」

伯和點頭理會，那賬席便將件事從頭開講。原來這莫見光，雖然是個瞎子，其實只瞎得七分，還有三分光，所以他取這見光名字，便是不肯完全認瞎之意。列位不信，可到門口調查。有時他伏在案上看報，便是見光的明證。但他不但歡喜看報，更歡喜看美貌婦人。常有一班美婦人，請他起課，他對你瞪了幾瞪白眼，人家以為瞎子瞪白眼，沒甚希罕，豈知已被他飽看去了。見光為人，最好漁色。討了六個小老婆，猶以為不足，常想獵野食吃，還想學一班拆白黨的樣，拐騙女人的錢財。有一天黃昏時分，見光門口，來了一部馬車，車中走下一個中年婦人，打扮得花團錦簇，珠光寶氣，不可逼視。跟著兩名娘姨，進得門來，落落大方，問先生在家麼？那賬席慌忙陪笑，上前招呼她坐了。見光見她來勢甚盛，知是貴家命婦，不敢平眼看她，只對她身上瞪了幾個白眼。見她衣襟鈕釦上，掛的一條珠鍊，粒粒精圓，足有黃豆般大。手指上套著兩隻金剛鑽戒指，閃閃發光。幾乎把他兩眼僅存的三分光，都耀瞎了。

見光不便多看，故意眼望著天，待她坐定，才足恭問她尊姓，那婦人回說姓吳。見光便問吳太太有何貴事？吳太太道：我因近來身子時常多病，故來請莫先生算算，不知命中有無磨難，可要禳解？說時，便把自己年庚報給見光聽了，見光假意算了一算，說太太果然命中小有磨難，這也是前世冤孽，因太太前生，無心踏死了一隻貓，這貓命不該絕，告到閻王案下，閻王念太太無心失誤，故判太太受三年血光之災，只消拜七堂懺，禳解禳解，就可太平無事了。吳太太道：既如此，不知拜懺要用和尚呢道士？見光道：道士最好，因道法無邊，閻王爺極肯聽他說話。太太府上，如恐擺經堂不便，我這裡亦可代辦。吳太太想了一想道：還是到我

公館裡去擺擺。見光問她公館在何處？吳太太說在白克路某號。見光命賬席寫了。吳太太掏出兩塊錢，丟在台上，才坐著馬車回去。見光家中原有常年包著的道士，所以他不教吳太太作成和尚，就為他家中沒養著和尚，免不得要到廟裡去租，廟中出租和尚，原有定價，他只得賺些扣頭，不如舉薦道士，卻可全盤到手。這一筆大生意既已兜上，見光不敢怠慢，便揀出十二個人材漂亮，行頭鮮明的道士，前去拜了幾天懺，功課做完，見光親去收錢。

吳太太請他在廂房內坐下，親手倒了一杯茶，教那陪他來的人，在客堂中等候，又命娘姨出去買點心給先生吃。見光連稱不敢，吳太太說：便得很的事，先生不必客氣了。見光聽她嚶嚶鶯聲，不覺心醉，睜開半瞎眼，先向四下一看，見並無別人，暗想這位吳太太，那天雖已見過，面貌究竟怎樣，卻並沒看得仔細，聽她喉音很俏，想必容顏一定不醜，趁此時房中沒人的當兒，不如飽看她一頓，她不著惱的固好，如若著惱，橫豎我是出名的瞎子，她決不能說我偷看了她。心中想著，兩隻眼便對吳太太白了幾白。吳太太見了笑道：先生你能看得見我麼？見光忙說看不見，看不見。口中這般說，心中吃驚吳太太怎生得如此美貌，說話時，隨聲吹來一股似蘭非蘭的香氣，他鼻管中猛一嗅著，只覺心上一陣渾淘淘的，很有些坐立不安。

吳太太見他侷促，心中暗暗好笑，把茶杯推了一推道：先生用茶罷。見光見茶杯在桌子中間，吳太太那只雪白粉嫩的玉手，離開茶杯還不到三寸遠，那兩粒亮晶晶的金剛鑽，光彩直向他瞎眼中鑽將進去，見光情不自禁，假充瞧不見茶碗所在模樣，伸手向桌上撈撈，只一撈，便撈在吳太太手背上，趁勢一捏，吳太太不覺說了聲阿喲。隨把見光的手摔開了，笑道：你這瞎子瞎摸什麼？一面將茶杯送到他面前。見光接了，連說得罪。不一時，娘姨點心買來，見光吃罷，吳太太又把經錢照賬付給了他，分毫沒扣。見光回到家中，念念不忘。

次日，有個娘姨來請見光，說白克路吳公館太太，請先生算命。見光喜不自勝，疾忙換了一套新跑褂，坐馬車前往。吳太太接見仍請他在廂房內坐了。見光問是左造，還是右造？吳太太將凳子移到他旁邊坐了，笑問什麼左咧右咧？見光道：是男命呢女命？吳太太說：是我自己。見光便問她幾月幾時建生，吳太太笑道：那天我沒告訴你麼，你難道忘了？見光道：雖然有些記得，但不已甚仔細，只恐弄錯了不准，所以請太太再說一遍。吳太太說：討厭得很，我今年三十二歲，二月十三日丑時生的，你記清了罷。見光忙道：不錯不錯，果然我記得是戊辰年乙卯月甲子日乙丑時呢。說著便捏指算了一算，口中唸唸有詞說：太太貴造大吉。雖然前世有些冤孽，今生多行善事，自能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。不過小時略有疾病，七八歲之間，本該面上帶一個破相，幸有天狗星保護，故得臨時免去。做小姐的時候，正逢織女星入宮，所以聰敏伶俐，女紅精工。後來遇見披麻星，父在母先亡，可不是？

吳太太道：我卻是爹爹先死，並不是父親在，母親先死。見光道：這父在母先亡，原說是令尊在令堂之前亡故的意思。吳太太道：那就准了。見光道：原是命中注定先父的，那有不准之理。十七八九二十歲，夫星一照，紅鸞天喜，直到三十二歲，至三十四歲，微有血光之災，幸有道教解除，決無妨礙。到四十歲上，須防喪門星，喪事人家少去為妙。過此以往，福祿綿綿，富貴壽考，享年七十二歲。一生衣食無虧，晚來二子送終。說罷，吳太太接口道：先生錯了，已往之事，果然有些靈驗。不過我家老爺，已在四年前亡過了，我又並沒生過兒女，如何能得二子送終呢？見光聽說，面漲通紅，假意再算了一算說，戊辰乙卯甲子乙丑，阿喲，果然尊造二十八歲上，還有一重披麻星，理該夫，我卻漏說了。吳太太笑道：先生你莫多心，你算我的命，原是很準的，就是說我一生衣食無虧，我丈夫死後，遺下十餘萬家財，我把他放在外面，收來的利錢，開銷之外，還有些盈餘。試想我只有光身一人，並沒他人浪費，大約這幾個錢，一生吃著不盡的了。

見光聞言，暗想她原來是個富家孀婦，我昨天還當她是有男人的，不敢惹她。現已知她底細，落得將她調戲調戲，若能勾搭上了，得她做了我第七房姨太太，那時她十餘萬家財，豈非都變作我的了。想到這裡，心中不勝歡喜，又把瞎眼，向四下了一，見房中別無外人，便向吳太太眼睛一白，低聲道：不瞞太太說，我算太太命中，一定有兩個兒子。吳太太笑道：先生說出笑話來了，天下決無一個人生兒子之理。我丈夫已死，還有誰來同我養呢？見光輕輕笑道：我我我我。我字才出口，吳太太笑著，把粉拳頭在見光腿上，很命的捶道：你這瞎子，好不老成，尋起我的開心來了。見光護痛，雙手握住吳太太的拳頭，兩個人頓時扭作一團。做書的寫到這裡，不願意再寫下去，污我筆墨。總而言之，這班下流無恥之輩，那裡幹得出好事。

單表見光自此之後，不時偷偷掩掩，到吳公館去算命。差不多隔了一個多月，吳太太忽然拿出一張地契，給見光觀看，說：「這是新馬路某某處的方單，共有四畝多地基，蓋著市房，每月可收房租七百餘元，時價值六萬兩銀子，前途押在我這裡，只押得三萬洋錢，原說六個月償還，每月二分起息，前月初八已經到期，非但沒備本來贖，而且連利錢都沒給我半個，我差人催了多次，無如前途實在沒錢取贖，一時又賣不脫手。據說他只要六萬洋錢，我想這六萬洋錢，和六萬銀子，要占到一萬八九千塊錢的便宜。我現在已有三萬在他那裡，加上七個月利錢四千二百元，只消找還他二萬五千八百塊錢，便可過戶。不過我的錢，都散放在外，此時現的，只有五六千之數，還缺二萬，不知你可有什麼法想？不然，與你合買了。過戶就填你的名字，橫豎你我，沒甚分別。你若不願意，我只能讓他賣與別人。」見光驚疑道：「你現在真有五六千洋錢麼？」

吳太太道：「誰來哄你。」一面把梳妝台抽屜開了，拿出一捆鈔票，果然是五大札，還有許多零碎的。見光見了，瞎眼中幾乎冒出火來。心想這個便宜貨，落得沾光，我只消拿出二萬塊錢，就可得六萬銀子的地產。他若把道契填了我的名字，雖說是合買，其實已算得是我一人的了。不過二萬之數，未免太大，拿出來很有些肉痛。便對吳太太說：「讓我想想法兒，慢慢的再說罷。」

第二天，見光家有一個衣服華麗，舉止闊綽，很有些官場中人似的，上門起課，見光聽他講的一口京腔，問他尊姓，那人回說姓袁，現任大總統是他伯父。見光肅然起敬，問他所問何事？那人說：「我想買一所住宅，看看去，沒有中意的地方，現在有人兜我買新馬路一塊地，約有四畝多些，進出很便，只要六萬洋錢。不過蓋著市房，若要改作住宅，必須翻造。我恐那塊地動土不利，所以請你起個課兒，如若好的，我就買他，不好的只可退了。」見光聽說，心中一動，暗想這不是吳太太說的一條道兒上的話嗎！這種便宜貨，自己沾，若被別人得去，豈不可惜。幸他投到我手裡，我只消說這塊地大大不利，嚇得他不敢買了，然後我自己打二萬洋錢莊票給吳太太，趕快將她買下，有何不可。主意既定，忙把課筒在香煙上繞了幾繞，口念單單折折，隨手倒出，說：「大壞大壞，這塊地，正在太歲頭上，如一動土，不免損傷人口。就是放著收房錢，還恐有些不妙呢。」那人聽了，連說：「不買了，不買了。」

見光待他走後，心中暗暗得意，便與賬席商議。賬席說：「這種便宜貨，理該買的，不過還須打聽打聽，那塊地，是否值六萬銀子？如若不值，就犯不著買了。」見光便差那賬席，親去打聽回來，說：「這塊地，果在很熱鬧的地方，房子還是新蓋的，除掉房子不算，就是地基，也足值一萬五六千兩銀子一畝呢。」見光聽得心熱起來，忙教賬席合一合洋價，照市價七錢三分三釐，二萬洋錢，該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兩銀子。見光教把六十兩零頭除了，打幾張十天期的莊票，湊足一萬四千六百兩銀子，放在身畔。見了吳太太，不肯即將莊票拿出，先要會一會原主。吳太太說：「原主我不認識，只可把原中叫來，和你接頭罷。」便教娘姨請周公館裡太太來一趟。不多時，周太太來了，也是個中年婦人，談起那話兒，周太太搖頭道：「太遲了，昨天還來得及，今兒聽說前途已賣給袁世凱的本家咧。」

見光忙道：「姓袁的已不買了，方才他親口對我說過。你不信，去問一聲便了。」周太太道：「問也是沒用，倘使姓袁的不買，還有別人買的，前途等著錢用，你如不帶錢去，空口說一句白話是不能定局的呢。」見光答應說：「有錢。」即忙掏出莊票交給周太太。周太太見了，笑說：「人家要現錢，你給我紙頭，成什麼用！」見光道：「這是十天期的莊票，到了期和現錢差不多的。」吳太太接口道：「這不過二萬罷，還要找他五千八百塊錢，料想目前也夠用了。」說著，開抽屜取出五千八百洋錢鈔票，點給周太太。周太太拿著說：「我姑且送去試試，如若前途賣脫，或者莊票不要，我只可仍帶回來還你們，不能當他作數。」吳太太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周太太走後，吳太太便怪見光，不該打莊票，倘若不要，恐被別人買去。見光和她爭說，一定要的。果然不到半點鐘，周太太

回來說：「前途答應雖然答應了，不過須待莊票到期，才肯拿道契出來，給你們過戶。現在只肯出一張收條。」說時，摸出那張收條。見光接了，看是一張八行箋，上寫收到規元一萬四千六百兩，英洋五千八百元。下面潦潦草草署著黃荷人簽四字。見光自己藏好，等到到期這天。催吳太太快教周太太去拿道契，不料周太太不在家中，見光很不耐煩。吳太太便道：「橫豎你有收條藏著，我這裡也有方單，料他不致賣與別人。周太太既不在家，明天再拿道契不遲，何必如此性急。」見光無奈，到第二天吃罷飯，再到吳太太處，把門敲了兩下，出來開門的，卻並不是以前那個娘姨，另換了一個僕從打扮的男子，滿臉凶相，一口外江口音，問瞎子找誰？見光一楞，還沒回言，裡面又踱出一個留著兩片八字須的男人，問是什麼事？見光道：「這裡是吳公館嗎？」

僕人笑道：「你真是瞎了瞎摸了，我們這裡門上，明明釘著尤公館的牌子，怎說是吳公館？」那個留須的男人道：「睬他呢，把門關上是了。」僕人答應一聲，把見光朝外一推，順手閉上門。見光看門上，果然釘著尤公館三字的一塊小小銅牌，便怪陪他的小使，不該認錯門口。小使說：「並沒認錯，天天到這裡來慣的，門牌號頭，一些不錯。這塊銅牌，今天新有，昨天還沒看見呢。」見光數了一數，果然是第三個石庫門，並沒跑錯，暗想大約吳太太一個人，住三上三下的房子太大，故而另借別人，這是新來的房客，不認得我，不如進去問問明白。因即再上前叩門，僕人一見，怒道：「你這瞎子，又來討厭則甚？」見光賠笑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前幾天，天天到這裡來的，委實並沒認錯。我們找這裡的吳太太，有事同他講話。」

僕人聽了，笑不可仰。有須的那人又走了出來，僕人高聲道：「老爺，這瞎子要找什麼吳太太。他還說天天來的，並沒認錯呢。」那人聽說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瞎子還能認地方，真是笑話。他既說認得，就教他進來看看，可有什麼吳太太在內。」見光扶著小使，走進裡面，兩個人一齊呆了。只見客堂廂房中的陳設，都變了花樣，連牆壁上糊的花紙，也通盤換了顏色。見光心中迷迷糊糊，暗想這是什麼意思呢？莫非當真認錯了，還是吳太太昨夜搬了場，他們今兒早上新糊裱的？但決沒這樣快的道理。僕人喝問瞎子看清了沒有？那人接口道：「倘他尋不出吳太太，喚巡捕抓他進去。」見光忙賠笑道：「請問你們，是今兒新搬進來的嗎？」

那人怒道：「放屁，我住有三年多了，什麼新搬進舊搬進。你這瞎賊，究想轉什麼念頭，快說出來，免得我喚巡捕了。」見光滿腹狐疑，心知此中大是蹊蹺，自己一定上了吳太太的大當。這班人，明明都是翻戲一黨，說什麼吳公館尤公館，但自己和吳太太這件事，是不能告訴人的，而且二萬塊錢，花得無憑無據，那一紙收條，看來也是假的，此時反弄得進退兩難，心中又急又恨。那人又從旁催他，快給我尋出吳太太來，連我自己都不知這裡有什麼吳太太，你倒知道了。見光無奈，只得那借扶他的小使下場，罵他蠢才，我眼睛看不見，你眼珠沒瞎，怎麼認錯了人家。一面向那人笑賠臉，認不是，千對不住，萬對不住，反被那人罵了幾聲混賬忘八蛋，逐出門外。見光回轉家中，回想洋錢丟了二萬，好不甘心。把收條取出來，教賬席拿去一調查，才知所說那塊地基，是外國人的，並無黃荷人這人。見光花了兩萬洋錢，換來一張廢紙，真所謂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。只恐一說出來，便有人批評他瞎子不老成，有損營業之故。幸他生意很好，每年常有一萬八千進款，這一來只算代吳太太當了一年牛馬罷了。但他自己也未嘗沒得著利益。閒言少敘。這天那賬席把此事大略告訴了伯和，伯和聽罷，深歎人心險詐，世道崎嶇。更一回想，自己和熙鳳這件事，莫要與他一般，被俊人一言道著，但想來決不至此。坐不多時，見光來了，先把幾個兒子，八角的，一塊的，一個個開銷清楚。然後賬席告訴他，有一位倪先生，為走失人口，請先生起課，一面又和他附耳搗了一句鬼。

見光對伯和眼睛白了兩白，說：「你老問的是走失人口嗎？」伯和道：「正是。」見光道：「失去幾天了？」伯和道：「昨天飯後才走失的。」見光點點頭，一面鬼畫符的起了一筒課，說：「據課上看來，走失的是陰人罷。」伯和道：「果然是小妾。」見光道：「哦，原來是令姨太太，恭喜恭喜，她並沒走遠，現在東南方，離此不到百里之遙。因她今年正月半，觸犯了羅猴計都二位星官，合受三個月災難，你老無須尋覓，只消靜候一百天，待她難星過了，自能回來。」伯和著急道：「我就要回去了，一百天如何等得及，不知可有什麼法兒禳解禳解麼？」見光道：「禳解容易，我這裡壇上先師最靈，你老如肯做一天工課，包你能消災降福，化險為夷。」伯和問做一天工夫，要多少錢？見光道：「法事可大可小，如用八個道士，只消十三元六角已夠。」伯和道：「就是這樣罷，不知可能明天就做？」見光道：「明後天已有別家定了，至早須隔三天。」

伯和無奈，拿出十塊錢，預定一天法事。不夠的，臨時再找。自己回到棧中，左思右想，覺得見光之言，果然有些道理。因正月半那夜，我恰宿在熙鳳院中，但不知怎的觸犯到羅猴計都二星，莫非那夜兩位星官下降在熙鳳床頂上麼？這句話，很有些像戲文中張茂生、李桂蓮夫婦，在八月中秋夜衝犯月宮，陰司罰李桂蓮陰陽河挑水百日差不多。但李桂蓮曾被閻王派與鬼吏為妻，我那熙鳳，不知可被別人強佔，想來未免膽寒。吃過飯，深恐俊人要來找他，抹了嘴，即忙出棧，按著見光所說方向，望東南走去。走到黃浦灘邊，暗說糟了，熙鳳一定被人帶往浦東，那邊都是鄉下地方，教我往那裡尋找，大約熙鳳災星未滿，心中不勝納悶，在草地旁邊公共椅子上坐下，呆呆出了一會神。太陽曬在身上，都不覺熱。坐了一陣，正要起身走時，忽見一男一女，打從他面前經過。伯和覺得這兩個人很有些面善，一時想不出是誰。那一對男女，見了伯和也露出驚異之色。忽地別轉頭，向前面飛也似的逃走。伯和大疑，猛然想起道：「阿喲，這不是那夜在中旺弄騙我衣服金錶的吳奶奶夫婦嗎？」狹路相逢，豈肯饒放。當下拚命趕上，一手抓住一個說：「還我金錶衣服來。」二人都說：「你是何人，我們不認得你。」伯和怒道：「放屁，我永遠認得你們，快還我東西便罷，若不還我，休想逃走。」

二人都說他是瘋子，兩下裡一爭論，就有旁人圍攏來，看熱鬧。巡捕見了，上前干涉，聽他們各執一辭，只得一併帶入捕房，恰巧徐阿珊在彼，伯和訴明前情，阿珊對二人看了一眼，笑道：「原來是陸門山兄妹，他二人專做仙人跳的勾當，犯案已非一次，那一天你對我說了，我就疑心他們，不料果然是的。請你把失去各物抄單出來，我給你追回便了。」伯和借紙筆抄了一篇賬，交給阿珊，自己出了巡捕房，心想雖然沒尋見熙鳳，卻無心捉著吳奶奶夫婦，報了那夜之仇，心中頗為適意。便更佩服見光東南方一語，大有效驗。回到棧中，見俊人正坐著等他，伯和便把適才這件事告訴他。俊人原沒知道他以前還有這段事，聽了不勝驚駭道：「上海近日設局騙人之事，愈出愈奇。幸得叔父不愛賭錢，只在女色上略吃一些虧，還是有限的。若誤落賭局，就不可收拾了。」